

神户 — ICANN 董事会与 NCSG 联合会议  
2019 年 3 月 12 日（星期二）— 08:30 至 09:30 JST  
ICANN64 | 日本神户

马修·希尔斯

(MATTHEW SHEARS): 大家上午好。我是马修·希尔斯，来自 ICANN 董事会。这是选区日的第一场会议。今天这场会议是 NCSG 和董事会联合举行的。很高兴大家来参加本次会议。我们马上就要进入主题了，我认为 NCSG 会首先提出他们的问题。对吗？

在此之前，我们先来依次做下简单的自我介绍。

凯茜 (Kathy)，从你这里开始吧。

凯茜·克莱曼

(KATHY KLEIMAN): 我是凯茜·克莱曼。

萨拉·多伊奇

(SARAH DEUTSCH): 我是萨拉·多伊奇。

乔安·克尔

(JOAN KERR): 我是乔安·克尔。

---

*注：本文是一份由音频文件转录而成的 Word/文本文档。虽然转录内容大部分准确无误，但有时可能因无法听清段落内容和纠正语法错误而导致转录不完整或不准确。本文档旨在帮助理解原始音频文件，不应视为权威性的会议记录。*

艾芙丽·多利亚

(AVRI DORIA): 我是艾芙丽·多利亚。

里昂·桑切斯

(LEON SANCHEZ): 我是里昂·桑切斯。

贝基·伯尔

(BECKY BURR): 我是贝基·伯尔。

马跃然 (GORAN MARBY): 我是马跃然。

谢林·查拉比

(CHERINE CHALABY): 我是谢林·查拉比。

克里斯·狄思潘

(CHRIS DISSPAIN): 我是克里斯·狄思潘。

马修·希尔斯:

我是马修·希尔斯。

麦里克·凯奥

(MERIKE KAEO): 我是麦里克·凯奥。

艾登·费德林

(AYDEN FERDELINE): 大家好，我是艾登·费德林。

艾尔莎·萨德

(ELSA SAADE): 我是艾尔莎·萨德。

塔蒂亚娜·特洛皮娜

(TATIANA TROPINA): 我是塔蒂亚娜·特洛皮娜。

拉菲克·丹马克

(RAFIK DAMMAK): 我是拉菲克·丹马克。

布鲁纳·桑托斯

(BRUNA SANTOS): 我是布鲁纳·桑托斯。

丝黛芬妮·裴琳

(STEPHANIE PERRIN): 我是丝黛芬妮·裴琳。

马修·希尔斯: 非常好。丝黛芬妮 (Stephanie)，交给你了。

丝黛芬妮·裴琳: 非常感谢。我是丝黛芬妮·裴琳。

这是清晨，我不太确定我们是否都处于口才最好的时段，但是鉴于本次讨论的形式，我们希望这是一次我们可以成功完成的互动式讨论，感谢大家提出的塑造本次讨论的问题。这些问题非常有用。

我们开始第一个主题，好吗？我们非常想提出这个主题，因为通常我们被视作为言论自由和隐私权而奋斗的人，但我们也关心安全和网络犯罪。我们已经提出额外预算请求，看看我们是否可以在欠服务地区实际进行一些外展，因为我们的一些成员在这些区域以非商业方式开展教育项目，而且，我们希望改进这一点，增加这些教育项目并提高人们对安全问题的认知。我们与 SSAC 的同事进行了沟通，看看他们是否可以为我們提供帮助，因为每当他们与我们进行交流时，他们总能提供很受欢迎的很好的信息。这点很难保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认为这很重要。

现在，我们经常在这里发表平衡安全和隐私的言论，特别是在最近进行的关于 EPDP 的讨论中，我们总是需要公开数据，因为它符合打击网络犯罪的公共利益。我们持不同的观点，但是这并不表示我们不关注网络犯罪。

并且这让我们开始思考一个整体问题：什么是全球公共利益？我们该如何定义这个术语？对于如何定义这个术语而言，在我们利益相关方团体内部我们未必达成了一致意见，但是我们在你们的五年计划中看到了这个术语。所以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要开始弄清这个术语的各个方面的指的是什么。

我讲完了。

马修·希尔斯：

谢谢丝黛芬妮。

下面我把时间交给麦里克 (Merike)。

麦里克·凯奥：

很好。谢谢。我很高兴看到这个问题，因为安全和网络犯罪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头等大事。

因此，ICANN 组织一直在做的事情之一就是在 ICANN 会议和全球范围内提供名为“运作原理”的会议，这些会议旨在向社群成员提供有关互联网标识符系统各个方面（包括 DNS 滥用及其缓解主题）的信息和教育。

因此，我们同意为社群成员提供有关网络犯罪特别是网络卫生的教育，对吗？人人都应该采取的最佳做法变得越来越重要，并且董事会广泛支持这些举措。

董事会技术委员会的任务是针对 ICANN 组织应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向董事会和 ICANN 首席执行官提出建议。

在涉及公共利益和隐私与安全之间平衡的问题时，根据 ICANN 章程中的企业设立章程，ICANN 的目的在于通过履行其使命来促进互联网稳定性运作方面的全球公共利益。这些治理文件还规定，多利益相关方社群应通过包容性的、自下而上的多利益相关方社群政策来确定任何特定背景下的公共利益。因此，在 ICANN 使命中的政策制定方面，我们着眼于自下而上的多利益相关方政策制定流程，以确定全球公共利益。

但是在更多技术领域，ICANN 是生态系统的一部分，我们的章程要求我们进行协作，并在某些情况下为关键技术标准制定机构提供支持，这些机构在安全性和稳定性的技术方面发挥重要和关键作用。

因此，我们的核心价值观要求 ICANN 尊重具有安全专业知识的内部和外部机构的角色，并且在 ICANN、SSAC、RSSAC 和 TEG 内部为这一使命提供关键支持，帮助我们与外部机构建立联系，例如 IETF 和其他技术机构。

马修·希尔斯:

谢谢麦里克。

丝黛芬妮，在你再次发言之前，让艾芙丽 (Avri) 为我们提供关于全球公共利益的讨论状态的简短更新可能会有用，你之前在此问题背景下也提出了这点。

艾芙丽·多利亚:

好的。谢谢。

就我们在全球公共利益方面所开展的整个项目以及我们如何权衡这些、如何看待不同的事物而言，我们要做的部分工作是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即在我们的文章中我们是在任何特定情况下讨论全球公共利益以及我们需要了解的任何特定主题的。

通过我们自下而上的多利益相关方流程，我们认识到了这点，因为我们知道许多不同的群体在讨论全球公共利益，并在全球公共利益方面提出了许多不同的观点。通过我们自下而上的多利益相关方流程讨论问题，我们实际上知道在那个特定问题的时间点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在我们的章程中也重复了有关我们如何找到它的信息。所以，在这些文件中指出这点是很好的做法。

我们现在正在尝试做的，我们将与社群合作开展的，是在我们需要表达全球公共利益的每种情况下，专门针对每个主题制定一个框架来开展工作，我们需要说我们做到了吗？我们是如何做到的？我们是如何达到目的的？我们采用自下而上的流程来

了解它、讨论它，并针对这个主题目前的状况达成共识。因为大家知道，如我所说，我们先前的做法有些好高骛远，对于所有事情都表示肯定，这是全球公共利益的图景，然后你最终得到的是“当我们看到它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它了”，这并不足够好，因为我们对它的看法是不同的。

这就是为什么总是在这个过程中或通过这个过程确定公共利益的定义、描述、图景。这就是我们今年要努力表达和提供的框架。

丝黛芬妮·裴琳：

非常感谢你的解释。我必须说，我是喜欢在开始起草文件时定义术语的人，当我在所有 ICANN 文件中看到未定义的“公共利益”这个术语时，我的第一反应是为什么我们不定义这个术语呢？然后我了解了公共利益的多利益相关方讨论的性质。所以我可以理解为什么我们没有确定静态定义。但是如果我听到的是我们永远不会制定静态定义，那么我们将会制定一个过程、进行一次讨论和达成一项共识，我感觉会好一点。因为目前我认为我们会沉溺于有关公共利益的多利益相关方论证，因为对隐私的理解在这里非常薄弱。幸亏有了 EPDP，这比几年前好了，但是我们还没有达成目标。在隐私方面，数据专员的活动深度尚不十分清楚。举例来说，国际会议正在投票 — 我认为这是在 2008 或 2009 年，关于任命一位派驻 ICANN 的永久

联络人，以便他们可以解释隐私。在此之前，经历了几年失败的 WHOIS 讨论。

所以，这是在平衡安全和隐私方面尚未发生的真正富有建设性的对话，你们知道吗？

他们拥有一名 IETF 联络人，但没有 ICANN 联络人。

马修·希尔斯：

我只是想提醒大家，如果在我们讨论这些主题的时候你想就这些主题提出问题，请随时到麦克风前面来，麦克风就在那边。谢谢。

艾尔莎·萨德：

谢谢。我是艾尔莎 (Elsa)。

我完全理解艾芙丽 (Avri) 提出的问题，但是，我认为在这些文章中使用“全球公共利益”会在一定程度上对其设定基准。这个术语的使用背景设定了基准，并且研究它的使用背景是有帮助的，这样我们就可以确保我们基于相同的理由进行讨论。

谢谢。

马修·希尔斯：

凯茜。

---

艾芙丽·多利亚： 我最后说。我没有注意到你要发言，所以我晚点说。

凯茜·克莱曼： 我是凯茜·克莱曼。我有一个关于正在制定的框架以及我们如何纳入更多相关方的问题，因为根据定义，全球公共利益涵盖的范围不仅仅是出席 ICANN 会议并积极参与的利益相关方。我的问题是，当我们着手解决这些可能影响比互联网和社群更广泛范围的问题时，框架的是不是涉及开展外展以外的工作？

艾芙丽·多利亚： 好的。框架实际上就是我们现在正要讨论构建的。所以，是的，我会回答，是的，它应该是。这几乎为我们所涉及的主题 3 提供了来源，即我们如何包括更多的人、更多的学者、更多的学术界人士，以及来自公民社会和其他地方的人。所以我认为我们如何进一步深入框架，我们如何调查各个实体对形成全球公共利益的各种看法，是构建框架的一部分。这就是关于我们如何做，我们如何讨论。我真的想指出的是，其中一部分确实反映了我们如何吸引那些花时间生活、思考、吸收对公共利益的理解的人，无论是联络人还是其他参与者，或者确保当我们征求意见时，我们能将这些请求发送至可能没有引起注意的人，但是我们仍然需要意见，我们现在讨论的是构建框架。希望能在马拉喀什会议之前，我可以做的不仅仅是空谈框架可以包含哪些内容。

萨拉 (Sarah) 举手了。

萨拉·多伊奇： 是的，我想在定义这个术语的困难方面做一点补充。一种想法是，有时候更容易理解某个事物不是什么。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通过至少对这个事物不是什么达成一致意见来进行排除，这可能会有所帮助。

马修·希尔斯： 谢谢萨拉。

还有其他人要对这个问题发言吗？

我想提出的是，戴维·康纳德 (David Conrad) 参加了本次会议，他在那边，如果有人想更多地谈论这个问题的教育部分，也就是第一部分，请随时与他交谈。

好的。丝黛芬妮。问题。下一个问题。

丝黛芬妮·裴琳： 抱歉。接下来我将把麦克风交给布鲁纳 (Bruna) 来讨论反骚扰问题。

布鲁纳·桑托斯： 我是布鲁纳·桑托斯。我想对最近组建的董事会反骚扰工作组发表一点意见。我想指出的是，我们非常感谢这个举措，这是我们在波多黎各公共论坛期间发布和宣读的一份声明的后续行动。

截至目前，我们很好地接受了这项举措，我们期待听取你们关于计划以及从现在起董事会工作组将如何与社群交流并依赖于我们的反馈。

非常感谢。

马修·希尔斯：

谢谢，萨拉想对此发表意见。

萨拉·多伊奇：

好的，谢谢。首先，我要感谢这个利益相关方团体 — 如果不是因为你的坚持，我们就不会成立这个工作组。我认为，自董事会工作组组建以来，我们召开了非常富有成效的首次会议。我们在昨天召开了会议。大家知道了我们的存在。每个人都很尽力地在工作，大家都拥有充沛的精力来完成任务。我们至少遇到了几件事。一件是，我们不会只是等待研究这个问题，看看从现在起很长一段时间会发生什么。我们会寻求容易实现的目标。我想每个人都会非常致力于从事任何现在甚至在马拉喀什会议之前可以进行的流程改进。希望在马拉喀什会议之前我们都将看到一些可以提高对性骚扰的认知的措施。长期来看，我们将从其他拥有志愿者的组织进行基准测试和执行最佳实践。ICANN 本身没有其他组织，但我们可以从其他组织开展的工作中学习经验。我们已经获取了你们提交的好主意。我们将吸纳一切好点子并以此推动工作。再次感谢你们。

---

丝黛芬妮·裴琳： 非常感谢。我理解的是，你还没有告诉跃然 (Goran) 他将在其中扮演主角，对吗？

萨拉·多伊奇： 是的，我忘记了。还有一个唱歌的角色，我们也忘记告诉你们了。

马跃然： 我不会唱歌。  
[笑声]

>> 跳舞？

>> 克里斯·狄思潘： 他是正确的人选。

>> 你是假唱吗？  
我可以为你配音，但你愿意假唱吗？

马跃然： 我不会跳舞。  
[笑声]

---

马修·希尔斯：                    谢谢跃然。我记下了。

马跃然：                            我完全不知道你们在谈论什么，我感觉受到了骚扰。

[笑声]

监察官在这吗？赫伯 (Herb)，我需要一个小甜饼。

马修·希尔斯：                    艾尔莎，你想要补充吗？

艾尔莎·萨德：                    是的，我赞同布鲁纳提到的，谢谢萨拉和所有工作组成员，  
还有感谢所有董事会成员。

但是，我想指出的是，虽然我衷心地感谢现在正在进行的工作，但同时也出现了某些问题或某些情况。所以知晓这样一个事实对于我们推进未来的工作也非常重要，这就是为什么我对我们积极主动的态度以及我们不等待调查感到非常欣赏。

制定一份为期三个月的聚焦计划，以便我们至少可以了解发生的所有情况，例如我们现在所说的情况，这点非常重要。我真的很高兴我们所有人的立足点都是相同的。

是的，我想借此机会再次感谢大家。

---

萨拉·多伊奇： 谢谢你的意见。这是一个好主意。

马修·希尔斯： 你们听到背景中的沙沙声了吗，跃然正在分发小甜饼或其他东西。

大家对主题 2 还有其他意见吗？

好的。我们继续吧？丝黛芬妮。

丝黛芬妮·裴琳： 好的。现在我们进行第三个主题，你们过去曾经听过我们讨论这种长期挑战，比如我们如何与外部沟通、进行全球外展、吸引人员，然后让他们了解最新情况，以便他们能够真正参与 ICANN。ICANN 正在变得更加复杂。我们在 PDP 中听到过所有这些挑战。我们理解，ICANN 不是大学。有些人进入组织时，他们有点期望像现在坐在教室里的孩子们一样，想要一堆 PowerPoint，这样他们就不必在讲义上做笔记了。我们无法做到这一点，因为志愿者已经疲倦不堪了，我们正在尝试增加人员配备来完成这些事情。我们知道，ICANN 不会成为大学。另一方面，这实际上阻碍了我们的效率，因为我们会有人员流失或者在我们真正让他们成为做出贡献的成员之前，我们已完全填满了他们允许的差旅席位。在这方面显然存在例外，但是这是一个问题。

大家有什么新想法可以帮助我们解决这个问题吗？

---

马修·希尔斯： 谢谢，丝黛芬妮。下面应该轮到艾芙丽了。

艾芙丽·多利亚： 谢谢。我非常同情他们，因为我也是其中之一，或者至少试着成为其中之一。我是教授知识的人员之一，当然也是撰写文件的人员之一。我也许现在没有撰写大量关于 ICANN 的文件，但是在某一天，当我不再参加董事会时，我会大量撰写这方面的内容。这不是威胁。

我有一块小甜饼。对。

是的，这是一项重大的关切。这是因为我们确实希望获得完整的看法。我们确实希望开展充分的对话。

我还希望莎莉 (Sally) 或者戴维 (David) 能更多地谈谈增加参与的整个机制，因为有少数学术界人士参加当然很好，但是我们是非常专注于其中的狂热人士。

所以，看看是戴维还是一哦，谢谢。莎莉。

莎莉·科斯特顿

(SALLY COSTERTON): 看看这个是否一哦，是的。太神奇了。非常感谢艾芙丽，也非常感谢所有人提出的问题。

丝黛芬妮，我同意，我认为这对我们履行使命的能力至关重要。这是我们的使命。我们使命中的部分价值观和承诺要求我

们作为一个能为 ICANN 吸引人员的组织，是的，但要确保招募的人员有能力参与我们的流程。这是能力培养和教育真正开始的地方。

所以这应该是中心问题，不仅对我的团队成员来说是这样，而且对 ICANN 中的所有人来说都是这样。我们都有责任帮助新人和参与者，并确保他们真正了解我们在开展哪些工作以及他们可以如何做出贡献。

在我们的工作方式方面，我们通过许多不同的方式开展工作，我很乐意回答关于新成员计划的具体部分的任何问题，无论是在这里回答还是通过其他途径回答。

对于学术界参与的问题，我们在组织内部最近都在考虑这个问题，并且还和 NCSG 共同商讨了这个问题。非常感谢你们，因为你们与我的团队一起开展了大量的工作，帮助我们有效地回顾如何有效地做到这一点，并最大限度地利用可用资源。我们合作得很好。

作为其中的一部分，我们将全球范围内为我的团队提供一些专业资源，并提供更多访问权限，“聚焦”是一个更好的词汇，在每个区域团队中致力于双向学术参与。因为学术界拥有双重角色，不是吗？坐在那边的朋友们，你们好，他们是学术界人士，负责为学生传道授业解惑。我们希望你们也能将 ICANN 纳入你们的课程范围。因为有许多课程，标准化的毕业生和研究生学术课程，他们并不教授有关 ICANN 的知识。他

们只教授有关其他机构的知识，例如 ITU。有时候他们来到 ICANN，我们发现他们对这些机构的了解比我们还全面。所以这是一项差距。我们如何与这些机构接触，以帮助我们做到这一点？我们如何在世界范围内做到这一点？我们应该与谁交流？我知道大家会提出许多的点子，并且会提出许多关于这些机构应该是哪些的看法。

另一方面，随着学术界人士进入 ICANN 参与进来，我认为问题的背后是，我们如何确保更好地关注，更多的是专家，如果你愿意，如何制定合作活动以使其尽可能容易？

我们现在用于扩展问题（也包括你们提出的问题）的主要平台是我们的数字在线学习平台 — ICANN 学习中心。你们中的一些人非常慷慨地抽出时间帮助我们为此平台构建内容和课程。这个平台现在正在迅速发展。我们将看到以多种语言提供的更多课程将呈现在大家眼前。你们可能不知道，但是当你访问 ICANN 学习中心时 — 顺便说下，这个学习中心符合 GDPR 要求 — 在你参加课程的时候，那里有一个小按钮，屏幕下方有一个小球，你可以通过这个小球获取以多种不同语言提供的说明。所以这是一个很酷的平台，技术非常先进。它应该允许我们随着时间的推移无限期地扩展。在我们可以创建的内容量方面没有限制。我们在这些类型的会议上通过外展讨论得越多，我们就能越好地确保我们拥有为这些利益相关方提供服务所需的资源。希望这样说会有帮助。

谢谢艾芙丽。

---

艾芙丽·多利亚： 谢谢。

谢林·查拉比： —

马修·希尔斯： 有什么后续的问题或意见吗？

丝黛芬妮·裴琳： 是的。我不是要继续讨论这个话题，而是想说，这对于我们的一些关切来说是一个中心问题。莎莉，我觉得你的发言很有帮助。谢谢。

在远远超出学术界的方面 — 我们很乐意做出贡献，因为我们中的许多人被标记为参加 ICANN 会议并在会上做演讲，向我们不同学院的同事解释缩略语的含义。我认为我们可能有法学院、信息学院和社会学院。我们可以为你们提供这个，如果这可能有用的话。我也很乐意为你们提供我的私人材料，但是没人问我要过。我被打败了。

除此之外，我们昨天上午召开了一场非常富有成效的会议 — 这场会议是我们中的少部分人与 ALAC 一道召开的。我们启动了一个联合工作组，开展关于 KPI 和衡量标准的工作。

自从我来到 ICANN 以来，我意识到没有这么多人真正了解成熟度模型。我说的是 COSO 成熟度模型。我看大家都是一脸茫

然。我们真的想弄清衡量我们作为非商业用户的生产力的衡量标准。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通常没有对其进行衡量。所以我们期待与 ALAC 以及我们当中的极客进行合作。

但是如果我知道你们有学术团队在研究这些指示，那么也许我可以问问你，你们在衡量标准方面取得了哪些进展？你们在 COSO 方面取得了哪些进展？

莎莉·科斯特顿：

好的，那是当然。我昨天与（说出姓名）会面了，她提到了这点，就是你刚刚描述的这些。我非常支持这点。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主意。我有一个庞大的团队在与世界各地的一般会员合作。这是我们 ICANN 外展的两个部分之间的很好的校准点。感谢你提出这点。这个举措非常好。

马修·希尔斯：

谢谢莎莉和丝黛芬妮。

还有没有其他人要补充的？艾芙丽。

艾芙丽·多利亚：

谢谢。非常感谢你们对工作的推进。我必须要说的是，在过去的十年里，乔纳森 (Jonathan) 在衡量标准方面取得了极大的进展，你们知道，乔纳森和你们应该能够制定出极佳的衡量标准。所以我对此非常期待。

马修·希尔斯:

还有其他人吗?

在我们进入下一个主题之前, 还有人想对此提出问题吗?

没有?

好的。接下来我们看看董事会的问题。

好的。我们向社群提出了两个问题。就是屏幕上显示的这两个问题。董事会、ICANN 组织和社群现在应该做些什么, 才能为成功实施计划做好准备? 我们讨论的是战略计划、运营计划和新的治理演进计划。请尽可能具体地提供三项建议, 分别为董事会、ICANN 组织和社群各提供一项建议。

具体而言, 我们希望了解更多关于 ICANN 的信息 — 我们想了解你们的想法, 然后我们可以深入研究细节。

谁想回答一下?

丝黛芬妮·裴琳:

我已经在今天的会议上说了很多了。有人想来解决我们关于五年计划的评论吗? 没有?

继续。好的。

坦白说, 我并不认为我们真正回答了问题并为你们提供了很多具体建议。当然, 我们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我认为我们这样说过。我们正在研究和消化这些意见。

我认为，衡量我们对资源的使用的绩效指标是一个非常基础的平台。我们可能无法在马拉喀什会议之前完成，但我认为 ALAC 和 NCSG 会对此感到高兴。

但是，你们知道，只是基线衡量我们自己的输出成果，甚至更明确地说明我们的目标是在我们这方做出改进。我们希望首先整顿自己的事务，然后我们将告诉你们如何整顿你们的事务。通常，情况刚好相反。

这是第一点。

谢林 (Cherine)，我看到你在看 — 你可能要对此发表意见。

马修·希尔斯：

我们打算开启讨论并进行一些对话。

谢林·查拉比：

让我来开启讨论吧，让你们参与到我们正在考虑的事情中来。

这里是三份计划。如果我们很好地执行这三份计划，有些事情我们 — 我昨天在开幕词中提到过，这是取得成功的核心条件。

我们来看第一份计划，战略计划。我先为大家提供一点背景信息，战略计划是一份有远见的文件。它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知道我们的使命声明没有发生改变，我们的前进方向是维护单一的互联网。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制定了新的愿景，以及五个战略目标。

你无法单独执行战略计划。所以，我们需要通过运营计划来执行，运营计划会显示未来五年的详细路线图。其中一个路线图是改进我们多利益相关方模型的效率和有效性。我们正在与社群合作制定一项单独的计划。

我们来看看这三个计划。

战略计划为我们提供了应该遵循的方向，其中提出了一项承诺，我们所有人做出的坚定不移的承诺，让我们所有人都信任这份计划。必须有认可，这不仅仅是一份文件。

所以，问题是，我们如何获得社群的认可？不仅仅是通过公众意见，因为我们收到了非常好的公众意见。是的，正确的方向。是的，在整体结构方面。一些详细的意见，我们需要加以考虑。

但是，我们如何朝着维护和保护单一互联网的方向获得认可和约束性的认可，并确保我们是唯一标识符的值得信赖的管理者，将此作为愿景？此外，有五个战略目标，一个是关于我们的安全，一个是关于治理，一个是关于地缘政治，一个是关于财务，等等。所以对于这个问题，我们需要了解社群的意见。我们应该如何做到这项承诺？

下面我们看看运营和财务计划。这将是一个影响深远的计划，因为在社群的帮助下制定的战略计划是真正敢于冒险和具有决定性的计划。计划中指出 — 需要改变，在各个领域，无论是安全、财务，还是其他方面都需要改变。在未来五年会有所改

变。所以，这项计划将会是非常非常强大的计划。问题是，就董事会、ICANN 组织和社群总体而言，我们是否会有集体的领导层、管理层、专有技术、财务资源，并愿意遵循路线图？或者我们是否会把计划提交给首席执行官，由他来执行？

所以，我觉得这次不同了。我们需要作为社群共同合作，确保我们的计划成为现实。所以这是第二件事。我们如何确保我们拥有集体实施计划所需的技能？

第一点是关于追求战略的承诺和意愿。第二是关于具备实施计划所需的技能以及与首席执行官合作实施计划。

第三是关于治理问题。

社群对治理的看法是什么，我们希望提高治理的有效性和效率。我们还没有听说我们想要改革我们的治理。我们没有讨论这个问题。那不是我们所讨论的内容。我们讨论的是改进我们治理的某些方面，以便更高效地做出决策，同时维护我们自下而上的共识性和包容性决策流程。但是我们会遇到阻力。会存在阻力，因为人们总是害怕改变治理，因为人们担心你会触及我们的 DNA，你会触及我们习以为常的事物。总体而言，只要改变不对人们造成影响，不对他人造成影响，人们就会接受改变。但是这是一 — 我们需要有勇气进行对我们造成影响的改变。对吗？以一种积极的方式进行改变。在改变中并不存在赢家或者输家。我们不是在讨论重组。我们讨论的是对流程和一些文化网站进行改变。甚至你可以争辩说，改变既易接受规模

又小，但可以产生更大的影响；对吗？我们希望在未来的两年或三年内进行这些改变，而不是进行重大变革性重组。但我不认为 — 这不是我们行动的方向。

所以第一个问题是，我们如何获得有关战略的承诺？让我们把自己当作 NCSG 吧。我们如何获得有关战略的承诺？我们如何在技能方面与你们合作？第三，我们如何克服实施改变的过程中遇到的阻力，使我们的生活和模型变得更好、更有效？

丝黛芬妮·裴琳：

我知道凯茜想发言 — 拉菲克 (Rafik) 也是。但我认为你正在与利益相关方团体进行对话，他们非常致力于多利益相关方模型，原因很简单，在政府模型中，我们通常不在会议室内。企业社群在会议室，但公民社会就不一定了。所以，我们非常致力于开展这项工作。我们试着思考如何让它更好地运作。

当然 — 我认为我必须将乔纳森·扎克 (Jonathan Zuck) 引导到某个地方 — 但是衡量是关键。在我看来，我们算错了。在我看来，ICANN 现在非常老旧，它正在遭受过度的官僚主义。你们知道，比如政府。任何在政府工作的人，就像我一样，不得不承受削减文书工作的痛苦，要考虑的其中一件事就是我们如何削减事情并使其变得更简单。这就像是在春天修剪你的苹果树一样。你必须这样做，对吗？

我认为我们面临的情况就是这样的。我承认，当我看到你们的计划时，我就料到即将要进行削减。在政府工作过，我可以

（闻到），嗅到一股气息。所以我们受到了惊吓。很自然，人们担心这会影响到我们学习、外展的方式，无论我们是否获得出席和参加会议的席位。所以我们必须超越它。我认为衡量标准方面的做法将帮助我们计算正确的事情，并表明我们在生产和充分利用资源。

现在，我们刚刚受到 EPDP 的影响，在此之前进行了 RDS 审核，我认为参与这些方面的人都感到非常沮丧，我们无法中断没有成效的讨论。我们无法停止冗长繁复的流程。我刚刚参加了 RDS 审核小组，我知道我们尝试中断这种讨论，但是由于我们正处在半道上，所以我们没有中断。在我们完成 EPD 流程之前，我们做了很多无关紧要的工作。

那么，你们该如何尊重多利益相关方流程并停止做重复且没有成效的事情？我不知道。我甚至不知道你们如何阻止人们 — 如果我可以使用加拿大的表达方式 — 破坏冰球，因为这是有关 PDP 的一个真正的问题。

马修·希尔斯：

丝黛芬妮，谢谢。我看到凯茜、拉菲克、跃然想发言。

还有站在麦克风旁边的拉乌尔 (Raoul)。

凯茜，你想继续吗？

凯茜·克莱曼:

我是凯茜·克莱曼，我可以肯定你们不会喜欢我们的回应，我们现在正在埋头苦干，EPDP 每周工作 30 小时，我是其中一个 PDP 的联合主席。这是一项全职工作。我们都有自己的正职工作。我不确定我们中的许多人是否已经看过了你是如何得到承诺的 — 可以看看战略计划。我的意思是，我们在战壕里工作。那么，你是如何得到承诺的？要实施计划，你需要哪些技能？因为我们都有自己的正职工作，有自己的家庭，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改进我们已经参与的流程，让流程更有效和高效？

我的问题是，我们要用多少时间来思考、考虑、与你们一起评估，因为我们的时间已经 —

谢林·查拉比:

你有 15 个月的时间。在这 15 个月里，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来帮助你？它不会在这 15 个月之前生效。所以，我们有 15 个月的时间来为实施做好准备。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来帮助你们理解并获得认可？这正是我们所寻求的。所以提个建议。星期四有一场会议，这场会议将由社群、由布莱恩·库特 (Brian Cute) 推动。我们将成为更大型社群的组成部分。董事会不希望以自上而下的方式来推动。这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方式。但是我们会寻求大家的看法。所以我们说制定有一份计划，我们有 15 个月的时间来为计划的实施做好准备。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提前很长时间来做准备。计划一直在编制。它将会发布并征询公众意见。从现在起，我们有 15 个月的时间来为实施做好准备。在

这 15 个月中，我们应该怎样帮助社群理解这份计划，获得认可和承诺，让人们信任计划，以便我们所有人在 15 个月之后在未来五年中继续实施这份计划？

这正是我们所寻求的。所以看看你们是否有建议，你们是否希望我们召开网络研讨会，提供教育和培训？我们正在寻求意见，这样我们就可以帮助你们，你们也可以帮助我们。这是一种合作。

马修·希尔斯： 谢谢，谢林。

谢林·查拉比： 我解释清楚了吗？

马修·希尔斯： 拉菲克。

拉菲克·丹马克： 好的。谢谢。我有一个关于其中一份计划、关于整个讨论、关于多利益相关方治理模型以及如何改进的问题。

我想也许有一种看法，一个问题，因为，可能看起来我们 — 社群似乎没有做好工作等等。

我只是想问一下，我认为这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董事会是否认为董事会本身在工作或流程等方面高效且有效，并且只是为了向你们学习经验？另外因为 — 也许是为了创下记录，它可能会分担问题，或者不同的小组尝试完成自己的工作来修复问题。例如，在 GNSO 理事会层面上，我们进行了许多与此类问题有关的讨论，并尝试提出 PDP 3.0。我想听听大家的意见，听听从你们的角度提出的看法。

马跃然：

我想对前面的发言发表后续意见，我想对丝黛芬妮的观点表示赞同。有时候 — 我们还会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讨论这样的变化。不管你们相不相信，我在这里已经有三年了。我有一些非常实际的例子。例如，采用希腊文的 .E.U.，当时 SSAC 是一方，ccNSO 是另一方，他们独立开展工作，在他们的象牙塔中相互交流，最后他们提出了两个解决方案。所以我们花费了大量的资源，并且疲惫不堪。

我认为审核，如果你们看看审核的节奏，我们也在讨论这个问题。但是他们承担了来自社群的大量工作。

在我们开展 Hubba Bubba 项目的时候，在制定所有流程的流程图时，我们最终确定了流程实际终止的地方。我们不知道该做什么，因为没有办法。我们发明了一种叫做“僵局”的东西，以确保我们实际上有推进工作的方法。

所以，我们有几个非常具体的例子，我们可能 — 我的意思是，这很难 — 当你创建多利益相关方模型时，很难把一切都想到。我们创建了许多层级。ICANN 有点像 — 我们就像是洋葱。我们拥有一层又一层的结构。如果你试图把它剥离下来，你就会想哭。

我的目的是 — 我们不是在讨论权力平衡或者任何其他事情。这就像，我们如何修复我们已经看见的问题？我们在讨论一项它们。我的意思是，你多次提到，我们多次询问社群。再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一方面，你们希望我们发出咨询。另一方面，我们的咨询太多，让你们应付不过来了。我们面临着这些非常实际的事情。而且我同意你说的矩阵。我认为对我们所有人来说，讨论这个问题是很重要的。我很高兴我们将布莱恩·库特引入讨论，他在其中没有利益关系，可以在讨论中保持中立。因此，我正在寻找一个实用的解决方案。

马修·希尔斯：

请讲。

拉乌尔·普伦默

(RAOUL PLOMMER)：

我是拉乌尔。这真的是一个简单的想法，但我认为这是有用的，我的意思是，我认为社群并没有真正关注高层级文件。我想也许有一种警告社群的方式，就是董事会成员向社群发送一封电子邮件，在邮件中说明这是一份重要的文件，提供文件的

链接，明确指明应该浏览文件。我想我们目前还没有这样做。我可能说错了。

但是这可能是一个重要的人，比如董事会成员发送的信息，或者利益相关方团体可能向我们发送一些信息，向我们说明为什么需要查看这份文件。

马修·希尔斯：

谢谢。我想贝基 (Becky) 想再次返回到拉菲克谈到的董事会改进这个问题上来。

贝基·伯尔：

我只是简单说明一下，因为我认为，如果董事会正在考虑自身并思考其是否在有效和高效地开展工作，那么这是一个完全公平和恰当的问题。

董事会每两年会进行一次全方位深度审核，我们今年花了大量的时间来讨论 — 详细讨论了这点，并制定了应对问题的行动计划。几个月前，我们发布了与此有关的博客，发布在那里的。最重要的是，我们认为我们正在变得更好。我们认为我们有工作要做。我们确实认为这个关于改革的问题 — 不是改革，不是这个词。但是，在不牺牲我们的所有核心价值的情况下改进多利益相关方流程，提高流程效率和有效性，并不是让董事会置身事外。董事会是流程中的一部分，并且需要作为其

---

中的一部分。我只是想承认意见 — 董事会应该适当地审视内部，并期待它对此做出贡献。

马修·希尔斯： 谢谢贝基。大家还有其他意见或补充吗？

贝基·伯尔： 问题得到回答了吗？

拉菲克·丹马克： 我要说我理解在这方面开展了工作和活动，但是因为我们还讨论了衡量标准等问题，如果我们采取一些可能的最新活动，比如批准一些来自工作阶段 2 或者其他流程的工作，你们认为这完成和处理得是否快速，更具体地说，与以前相比是否有所改善？

谢林·查拉比： 我试图在我们现在讨论的背景下理解这个问题。我们正在讨论三项计划。其中一个是一 — 抱歉，凯茜引入了一些我们非常敏感的东西，对社群的时间和做出的牺牲有着难以置信的要求，我们知道人们的工作很辛苦，有时候凌晨 4:00 就要开始工作，你会被如此多的项目压得忙不过来。对于这点，我们绝对了解。问题是，我们如何应对这种情况并获得这些认可，对吗？

好的方面是我们仍然有时间，对吗？我们希望为你们提供帮助。我们希望为你们提供帮助且不产生额外的负担，否则到最后你可能什么也做不了。我们明白这点。这不是简单的解决方案，但我认为如果我们可以共同找到一种方法，那么我们可以解决这个问题。采取一种容易吸收、渐进且社群可接受的方式。我们需要找到这种方式。我们还没有找到。

我们正在讨论三项计划。我试着理解拉菲克关于 WS2 与讨论获得认可、找到管理技能和进行改变的关系的看法 — 我可以在此次讨论的背景下回答这个问题。

拉菲克·丹马克：

不是，我只是想 — 我的意思是，我感谢贝基的回应。我理解你们想尝试去做的以及董事会付出的努力，但是只是想 — 看看是否可以更具体些。比如，你可以告诉我们，董事会需要 X 时间才能对此问题做出决定。我们可以看到与之前相比，在效率和有效性方面取得了怎样的改进。我们来举个例子，如果我们在开展关于一些 PDP 的工作，人们付出了大量的努力，然后你需要更长的时间来批准，那么最终这并不会带来真正的帮助。我只是想 — 我的意思是，我不 —

谢林·查拉比：

不是，我认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应该在星期四关于系统效率的讨论中进行讨论，因为这是董事会决策的效率，是其中的一部分，对吗？在布莱恩·库特将要领导的周四会议上，如

如果你有机会参加会议并提出这些观点，那就好了。我来给你一些提示。

在过去十年中，我们的收入和资金一直呈指数级增长。任何来自社群的意见、政策、建议，董事会总体上都在考虑，做了尽职调查，流程是正确的，行动与所有利益相关方的利益一致，我们会接受这一建议，而不是考虑成本影响或时段的影响。因为总会有资金注入进来，所以负担能力和优先顺序问题一直存在于我们的脑海中，但并不是最优先考虑的问题，也不是不可能实现的事情，一切都是因为有资金注入进来。

现在，最近，我认为你已经听到来我们所说的，资金水平已经趋于稳定，对吗？我们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它是否会再次增加，等等都不清楚。所以你必须假设在未来五年中，资金水平已经趋于稳定 — 所以我们现在必须找到一种方式，我们无法收到建议，这对社群来说非常令人沮丧。你有一个工作组在 WS2 方面开展了数年数月的工作，并提出了 112 项建议，然后你让 CCT 再工作两年或三年，提出另一组建议，然后你得到了提出的 PDP，还有其他事情，董事会就坐在那里看着一切发生，所有工作都很好，对吗？实施所有这些的成本是数百万美元。这些成本不是一次性支出的，而是每年都有持续开支。在知道我们可能没有资金来做这一切的情况下，你如何按下这样的按钮？你如何对几个月来努力工作的社群说，抱歉，你们已经完成了这一切，但我们无法实施。不是他们没有很好地实施，而是无法一次完成。需要对事情进行优先排序，并且需要

几年时间。你是如何做出权衡的？如果你仅仅是把问题留给董事会来做最后决策，这就会成为瓶颈。

我认为我们必须找到一种方法来降低直至社群级别的可负担性和优先级，这样，当社群提出建议时 — 我并不认为我们有答案。至少你们知道预算限制、成本影响，我们必须找到一种方式对这项工作优先排序。我们还不知道怎么做。我们需要你们的帮助。我们需要一同进行讨论，梳理这个问题。抱歉。

丝黛芬妮·裴琳：

我们承诺过以坦率的态度面对你们，我们一直都是这样做的。也许我们有时候还过于坦率了点。但是我们不会浪费时间拐弯抹角、花言巧语，这点你们是知道的，对吗？我认为，富有建设性的批评是我们取得进展的唯一途径。正如我所说，在查阅所有这些 WHOIS 实践的过程中，我一直在绞尽脑汁。这是浪费我的时间，浪费其他人的时间，并且似乎没有办法暂停下来，在解决问题之前不再继续做无用功。我知道我会为我的工作鞠躬尽瘁，也许有人会听到我说，如果我的工作是一座山，那么我就要勇攀高峰，你们知道，我将会在这个问题上奋战到底。这似乎不适用于我与之互动的任何其他类别的小组。如果有人把他们的优先事项提出来，那么你们就会开始协商。我们想从中得出三点，有三件事是我们不能容忍的。但是我们没有那样做。我认为这部分属于过程的成熟。我们相互倾听对方的意见，我们浪费了一天又一天相互倾听对方的意见。你不能

说，我们在此需要一些事实。我们需要定义那个术语。如果某人不想定义术语，你就无法阻止。你不得不遵从。

现在，我讨论的是 PDP 流程中的失败，但我认为这在评论中、在预算以及各种类型的事物中都是存在的。

所以我认为衡量是关键。如果我可以参加 PDP 会议并指出我们现在已经花了 38 小时来讨论定义，但你们不知道你们在讨论什么，因为你们还没有查阅过法律，那么我认为这产生的影响会超过我所说的影响，这里是其含义，但是每个人都忽略了它，你们知道吗？因此，我认为衡量标准对于许多讨论来说都是关键。我们应该展现出某些讨论的效率。我的意思是，如果有效，我们可以在这个方面花一些钱。如果无效，那我们就不这样做。

马修·希尔斯：

谢谢，丝黛芬妮。我们只剩下几分钟了。克里斯 (Chris) 想回应一下丝黛芬妮说的内容。然后还有艾尔莎要发言，她一直在耐心地等待，然后我们用两分钟时间来提最后一个问题。

克里斯·狄思潘：

我的发言很短。丝黛芬妮，我只是想说，我欣赏你所说的，并同意你说的大多数内容。但我并不认为 — 我想将这个作为评论。我们真正需要讨论的是 — 你说的都是对的。我们真正需要讨论的是，这无法解决董事会在收到大量内容时需要做的工

作，这一切都需要完成，我们只是没有足够的资金去做。这是我们需要尝试弄清楚的一个基本问题。我们不想通过让董事会坐在会议室里，说我们选择这个、我们选择那个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希望找到一种方式，让每个人聚在一起并了解 — 通过流程来选择内容。我不是那个意思，但我们需要找到一种方法。谢谢。

马修·希尔斯：

谢谢克里斯。艾尔莎。

艾尔莎·萨德：

谢谢马修。如果我可以将这些要点放在一起的话，我要说，我很高兴拉菲克提到了 PDP 3.0，以及 GNSO 同时也在审视内部并开展关于 PDP、EPDP、所有其他 PDP 的工作。所以，向董事会提出的一个具体建议是，在进行针对整个社群的战略规划的同时审视内部并进行自我反思。但是为了让社群、董事会、ICANN 组织更好地实施，最好的做法是在董事会和 GNSO 层级进行类似于 PDP 3.0 的某种类型的实践。我认为，基于我们在此进行的对话并把我们的意见综合起来，这可以看作一项具体的建议。谢谢。

马修·希尔斯：

谢谢，艾尔莎。我们是否要提出第二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审视内部。第二个问题是考量外部，这从根本上说是在不先理解

整件事的基础上，提出一项建议，建议的事情能与外部合作方一同完成，以此来提高信任和增进协作。在会议的最后两分钟，有人想来说点什么吗？

谢林·查拉比：

在你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提供背景了吗？这样也行吗？是的。作为战略计划的一部分，我们无法独自解决所有问题。例如，安全威胁或安全问题就是这样。对于这类问题，ICANN 不能说我们来为全世界解决。这种情况不会发生。再举一个例子，唯一标识符系统的演变，新技术的吸收。这些都不是我们可以独自完成的事情，因为还有其他方涉及其中，比如 RIR、IETF、ISOC，所有这些人。所以我们所说的问题是，我们怎样 — 帮助我们，为我们提供一些意见，我们如何获得他们的承诺，让他们认可我们的目标，以便我们可以通过协作的方式共同实现目标，例如，在安全或不断发展的标识符方面。这可能不会立即成为你们职权范围内的事务，但是我们期待从各地获得能够提供帮助的意见。这与和姐妹团体的协作和合作有关，而不是直接在 ICANN 社群内部进行。所以，如果你有想法，有人说你必须做到真正透明，则与他们分享你的目标，决定谁将完成什么事务，做到更加协作，与他们保持更紧密的联系。

马修·希尔斯：

谢谢，谢林。还有没有其他人要发言？艾尔莎？凯茜？

凯茜·克莱曼:

谢林，谢谢你提供的背景信息。我是凯茜·克莱曼。你们正在做的是为我们提供让我们思考的东西，然后我们再向你们返回意见。但是我可以分享的一件事是，我们中的一些人与 ISOC-DC 等国际互联网协会的本地团体在紧密合作。如果有你正在寻求答案的问题，或者你希望我们分享的问题，或者希望我们优先考虑的问题 — 可能有办法设置网络来沟通这些问题。由于我们将与 ISOC-DC 召开会议，我们将在社群内进行这类讨论，我们可以找到方法将这些优先事项纳入进来，获取我们可以带回的意见或者分享时间线上的不同内容。我们可以通过更紧密的合作来开始工作。

马跃然:

我是跃然。谢谢你的意见。我们已经开始与安德鲁 (Andrew) 和纳利亚 (Rinalia) 进行讨论，看看我们如何以更好的方式联合起来。我的意思是，ISOC 现在正在研究其使命和我们的行事方式。我们正处于五年战略计划的过程中。我们不知道它将实现的全部范围。这将是一个略微有点新的环境。在战略方面，我也非常保护 ICANN 的多利益相关方模型。我认为外部的任何人都无权告诉我们应该做什么，ISOC 也没有这种权利。我认为我们目前与 ISOC 进行了非常积极的讨论，我对这种关系感到非常高兴。我认为我们都对此感到高兴。有时候，我们的历史太过漫长。现在我们有能力重新开始。这是一个很好的观点。

---

马修·希尔斯： 谢谢，谢林（原文如此）。我们还有时间提出最后两条意见。艾尔莎和乔安 (Joan)。

艾尔莎·萨德： 谢谢马修。我要说说优先事项，列出的 ICANN 应该重点关注的优先事项以及 ICANN 不应该重点关注的事项。在这方面我有两种想法。一个是 GDPR，它被忽略了很长时间，但实际上它应该被列为优先事项。另一方面，在不应该视为优先事项的时候我们将其视为了优先事项。所以我认为应该制定一份非常清楚的列表，这是我的一项具体建议。制定一份非常清楚的优先事项列表，社群可以基于这份列表提出意见，并准确地了解 ICANN 应该重点关注哪些事项，不应该重点关注哪些事项。这只是我的一点建议。

马修·希尔斯： 请讲。

乔安·克尔： 我是乔安·克尔。你的问题就是一项可以在外部完成的建议。我是一名社群参与者，创建信任的最佳方式之一就是让人们纳入进来。我认为有一种看法是，ICANN 希望每个人都为他们工作，并告诉我们要做什么、怎么做，但是 ICANN 应该发出一条消息，指明我们在这里为所有其他人服务。这是一种看法。为了提高信任并参与合作，你有一个重要的利益相关方团体，

可以成为你的大使。比如，谁负责外联？比如，加强利益相关方团体，为他们提供一些工具来开展外联。他们压力很大，因为第一，他们不得不为生活而工作，第二，他们必须满足 ICANN 的要求，第三，他们要服务自己所在的选区。所以，我认为展示项目可能是一个很好的建议，在此项目中我们可以开展外联，指明这就是我们与利益相关方团体一起做的事情，这是你们在其中表现，你们可以做些什么贡献？

马修·希尔斯：

非常感谢。我非常 — 丝黛芬妮 — 30 秒，之后我们必须结束会议了。谢谢。

丝黛芬妮·裴琳：

我之前提到，作为一名官僚主义者，我参加了文书削减工作。坦白说，在互联网治理方面人们说了许多空话。我认为这对 ICANN 没有帮助。我认为我们需要减少空话。从切实可行的方面来看，ICANN 为整个生态系统做了些什么？如果我们能够传达这一点，我们希望能有更多的人来支持 ICANN 的工作，而不是不理解它，在沟通中尽是大量的官话。从实际来看，每个人都应该拥有一个域名。解释一下。我认为，在这方面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好。

马跃然：

我并不想回退到前面，我只是自行想象，如果我要发表一篇供你们发表评论的文件。我在想我们与董事会召开的下次会议 — 请记住，当你在谈到 ICANN 的时候，你指的是这个机构。你指的是我们所有人。你们知道，ICANN 就是你们，而不是我。稍等一下。想想我，组织，将制定一份关于某个内容的文件、声明。我认为我们没有这种氛围。我宁愿让你们在社群中与你们所在的团体和选区的其他团体一起提出一些建议，告诉我们该怎么做，因为我认为这不是我的职责或者董事会的职责。我的意思是，看看战略文件。这完全建立在我们与社群内的 700 人一起形成的趋势的基础上。董事会的职责是提出有关如何缓解这些趋势的意见，然后返回社群中，看看我们是否做对了。但是事实上这必须从社群内部开始。我对此很谨慎，如果我愿意做某项工作的话事情就会变得更容易，但这不是我应该做的，对吗？这并不是我应该负责的工作。

马修·希尔斯：

好的。我非常不愿意宣布会议结束。这是一场很棒的讨论。非常感谢大家，很抱歉超时了。谢谢大家。

[会议记录结束]